

苏东坡全集（中）

第一卷

赋二十七首

滟滪堆赋并叙

世以瞿唐峡口滟滪堆，为天下之至险，凡覆舟者，皆归咎于此石。以余观之，盖有功于斯人者。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，弥漫浩汗，横放于大野，而峡之小大，曾不及其十一。苟先无以齟齬于其间，则江之远来，奔腾迅快，尽锐于瞿唐之口，则其峻悍可畏，当不啻于今耳。因为之赋，以待好事者，试观而思之。

天下之至信者，唯水而已。江河之大，与海之深，而可以意揣。唯其不自力形，而因物以赋形，是故千变万化，而有必然之理。掀腾勃怒，万夫不敢前兮，宛然听命，惟圣人之所使。予泊舟乎瞿唐之口，而观乎滟滪之崔嵬，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，固有以也。蜀江远来兮，浩漫漫之平沙。行千里而未尝齟齬兮，其意骄逞而不可摧。忽峡口之逼窄兮，纳万顷于一盃。方其未知有峡也，而战乎滟滪之下，喧阗震掉，尽力以与石斗，勃乎若万骑之西来。忽孤城之当道，钩援临冲，毕至于其下兮，城坚而不可取。矢尽剑折兮，迤迤遁城而东去。于是滔滔汨汨，相与入峡，安行而不敢怒。嗟夫，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，亦有以用危而求安。得吾说而推之兮，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。

屈原庙赋

浮扁舟以适楚兮，过屈原之遗宫。览江上之重山兮，曰惟子之故乡。伊昔放逐兮，渡江涛而南迁。去家千里兮，生无所归，而死无以为坟。悲夫！人固有一死兮，处死之为难。徘徊江上，欲去而未决兮，俯千仞之惊湍。赋《怀沙》以自伤兮，嗟子独何以为心。忽终章之惨烈兮，逝将去此而沉吟。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，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？独嗷嗷其怨慕兮，恐君臣之愈疏。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，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。苟宗国之颠覆兮，吾亦独何爱于久生，托江神以告冤兮，冯夷教之以上诉。历九关而见帝兮，帝亦悲伤而不能救。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，独嗷嗷乎中浦。峡山高兮崔嵬，故居废兮行人哀。子孙散兮安在，况复见兮高台。自子之逝今千载兮，世愈狭而难存。贤者畏讥而改度兮，随俗变化，斫方以为圆。邑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，又或为之臣佐。变丹青于玉莹兮，彼乃谓子为非智，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，宜夫人之不吾与。违国去俗，死而不顾兮，岂不足以免于后世。呜呼！君子之道，岂必全兮。全身远害，亦或然兮。嗟子区区，独为其难兮。虽不适中，要以为贤兮。夫我何悲，子所安兮。

昆阳城赋

淡平野之霭霭，忽孤城之如块。风吹沙以苍莽，帐楼櫓之安在。横门豁以四达，故道宛其未改，彼野人之何知，方伛偻而畦菜。嗟夫，昆阳之战，屠百万于斯须，旷千古而一快，想寻、邑之来阵，兀若驱云而拥海。猛士扶

轮以蒙茸，虎豹杂沓而横溃。罄天下于一战，谓此举之不再。方其乞降而未获，固已变色而惊悔。忽千骑之独出，犯初锋于未艾。始凭轼而大笑，旋弃鼓而投械。纷纷籍籍死于沟壑者，不知其何人，或金章而玉佩。彼狂童之僭窃，盖已旋踵而将败。岂豪杰之能得，尽市井之无赖。贡符献瑞，一朝而成群兮，纷就死之何怪。独悲伤于严生，怀长才而自浼。岂不知其必丧，独徘徊其安待。过故城而一吊，增志士之永慨。

后杞菊赋 并叙

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。及夏五月，枝叶老硬，气味苦涩，犹食不已。因作赋以自广。始余尝疑之，以为士不遇，穷约可也，至于饥饿，嚼啮草木，则过矣。而余仕官十有九年，家日益贫，衣食之奉，殆不如昔者。及移守胶西，意且一饱，而斋厨索然，不堪其忧。日与通守刘君廷式，循古城废圃，求杞菊食之，扞腹而笑。然后知天随之言，可信不缪。作《后杞菊赋》以自嘲，且解之云。

“吁嗟先生，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？前宾客之造请，后掾属之趋走。朝衙达午，夕坐过酉。曾杯酒之不设，揽草木以诳口。对案罄蹙，举箸噎呕。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，井丹推去而不嗅。怪先生之眷眷，岂故山之无有？”先生听然而笑曰：“人生一世，如屈伸时。何者为贫？何者为富？何者为美？何者为陋？或糠核而匏肥，或梁肉而墨瘦。何侯方丈，庾郎三九。较丰约于梦寐，卒同归于一朽。吾方以杞为粮，以菊为糗。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实而冬食根，庶几乎西河、南阳之寿。”

服胡麻赋 并叙

始余尝服伏苓，久之良有益也。梦道士谓余：“伏苓燥，当杂胡麻食之。”梦中问道士：“何者为胡麻。”道士言：“脂麻是也。”既而读《本草》云：“胡麻一名狗虱，一名方茎，黑者为巨胜。其油正可作食。”则胡麻之为脂麻，信矣。又云：“性与伏苓相宜。”于是始异斯梦，方将以其说食之。而子由赋伏苓以示余，乃作《服胡麻赋》以答之。世间人闻服脂麻以致神仙，必大笑。求胡麻而不可得，则妄指山苗野草之实

以当之。此古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者欤？其词曰：我梦羽人，顾而长兮。惠而告我，药之良兮。乔松千尺，老不僵兮。流膏入土，龟蛇藏兮。得而食之，寿莫量兮。于此有草，众所尝兮。状如狗虱，其茎方兮。夜炊昼曝，久乃藏兮。伏苓为君，此其相兮。我兴发书，若合符兮。乃瀹乃蒸，甘且腴兮。补填骨髓，流发肤兮。是身如云，我何居兮，长生不死，道之余兮。神药如蓬，生尔庐兮。世人不信，空自劬兮。搜抉异物，出怪迂兮。搞死空山，固其所兮。至阳赫赫，发自坤兮。至阴肃肃，跻于乾兮。寂然反照，珠在渊兮。沃之不灭，又不燔兮。长虹流电，光烛天兮。嗟此区区，何与于其间兮。譬之膏油，火之所传而已耶？

赤壁赋

王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，游于赤壁之下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举酒属容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，浩浩乎如凭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。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于是饮酒乐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“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客有吹洞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舞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妇。

苏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问客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”客曰：“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’此非曹孟德之诗乎？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。山川相缪，郁乎苍苍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荆州，下江陵，顺流而东也，轴轳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酹酒临江，横槊赋诗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，侣鱼虾而友麋鹿。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尊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”

苏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。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食。”客喜而笑，洗盏更酌。肴核既尽，杯盘狼籍。相与枕藉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后赤壁赋

是岁十月之望，步自雪堂，将归于临皋。二客从予，过黄泥之坂。霜露既降，木叶尽脱。人影在地，仰见明月。顾而乐之，行歌相答。已而叹曰：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客曰：“令者薄暮，举网得鱼，巨口细鳞，状似松江之鲈，顾安所得酒乎？”归而谋诸妇。妇曰：“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须。”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。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。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曾日月之几何，而江山不可复识矣。予乃摄衣而上，履巉岩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龙。攀栖鹘之危巢，俯冯夷之幽宫。盖二客不能从焉。划然长啸，草木震动。山鸣谷应，风起水涌。予亦悄然而悲，肃然而恐，凜乎其不可久留也，反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听其所止而休焉。时夜将半，四顾寂寥，适有孤鹤，横江东来，翅如车轮，玄裳缟衣，戛然长鸣，掠予舟而西也。须臾客去，予亦就睡，梦一道士，羽衣翩跹，过临皋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“赤壁之游乐乎？”问其姓名，俯而不答。呜呼噫嘻，我知之矣，畴昔之夜，飞鸣而过我者，非子也耶？道士顾笑，予亦惊悟。开户视之，不见其处。

黠鼠赋

苏子夜坐，有鼠方啮，拊床而止之，既止复作。使童子烛之，有一橐中空，嚶嚶唧唧，声在橐中。曰：“嘻，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。”发而视之，寂无所有。举烛而索，中有死鼠。童子惊曰：“是方啮也，而遽死耶？

向为何声，岂其鬼耶？”覆而出之，堕地乃走。虽有敏者，莫措其手。苏子叹曰：“异哉，是鼠之黠也。闭于橐中，橐坚而不可穴也。故不啮而啮，以声致人；不死而死，以形求脱也。吾闻有生，莫智于人。扰龙、伐蛟、登龟、狩麟。役万物而君之，卒见使于一鼠，堕此虫之计中，惊脱免于处女。乌在其为智也？”坐而假寐，私念其故。若有告余者曰：“汝惟多学而识之，望道而未见也。不一于汝，而二于物，故一鼠之齧而为之变也。人能碎千金之壁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。此不一之患也。言出于汝，而忘之耶？”余俯而笑，仰而觉。使童子执笔，记余之作。

秋阳赋

越王之孙，有贤公子，宅于不土之里，而咏无言之诗。以告东坡居士曰：“吾心皎然，如秋阳之明；吾气肃然，如秋阳之清；吾好善而欲成之，如秋阳之坚百谷；吾恶恶而欲刑之，如秋阳之隕群木。夫是以乐而赋之。予以为何如？”民士笑曰：“公子何自知秋阳哉？生于华屋之下，而长游于朝廷之上，出拥大盖，入侍帟幄，暑至于温，寒至于凉而已矣。何自知秋阳哉？若予者，乃真知之。方夏潦之淫也，云蒸雨泄，雷电发越，江湖为一，后土冒没，舟行城郭，鱼龙入室。菌衣生于用器，蛙蚓行于几席。夜违湿而五迁，昼燎衣而三易。是犹未足病也。耕于三吴，有田一廛。禾已实而生耳，稻方秀而泥幡。沟塍交通，墙壁颓穿。面垢落垢之涂，目眩湿薪之烟。釜甑其空，四邻悄然。鹤鹤鸣于户庭，妇宵兴而永叹。计无食其几何，矧有衣于穷年。忽釜星之杂出，又灯花之双悬。清风西来，鼓钟其镗。奴婢喜而告予，此雨止之祥也。蚤作而占之，则长庚澹澹其不芒矣。浴于暘谷，升于扶桑。曾未转盼，而倒景飞于屋梁矣。方是时也，如醉而醒，如喑而鸣。如痿而起行，如还故乡初见父兄。公子亦有此乐乎？”公子曰：“善哉！吾虽不身履，而可以意知也。”居士曰：“日行于天，南北异宜。赫然而炎非其虐，穆然而温非其慈。且今之温者，昔之炎者也。云何以夏为盾而以冬为衰乎？吾侪小人，轻愠易喜。彼冬夏之畏爱，乃群狙之三四。自今知之，可以无惑。居不谨户，出不仰笠，暑不言病，以无忘秋阳之德。”公子拊掌，一笑而作。

洞庭春色赋 并引

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，名之曰洞庭春色。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。戏作赋曰：吾闻橘中之乐，不减商山。岂霜余之不食，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？悟此世之泡幻，藏千里于一斑。举枣叶之有余，纳芥子其何艰。宜贤王之达观，寄逸想于人寰。嫋嫋兮秋风，泛天宇兮清闲。吹洞庭之白浪，涨北渚之苍湾。携佳人而往游，勒雾鬃与风鬟。命黄头之千奴，卷震泽而与俱还。糴以二米之禾，藉以三脊之菅。忽云蒸而冰解，旋珠零而涕潸。翠勺银罍，紫络青纶。随属车之鸛夷，款木门之铜环。分帝觞之余沥，幸公子之破慳。我洗盏而起尝，散腰足之痺顽。尽三江于一吸，吞鱼龙之神奸。醉梦纷纭，始如髦蛭。鼓巴山之桂楫，扣林屋之琼关。卧松风之瑟缩，揭春溜之淙潺。追范蠡于渺茫，吊夫差之惛齔。属此觞于西子，洗亡国之愁颜。惊罗袜之尘飞，失舞袖之弓弯。觉而赋之，以授公子曰：“呜乎噫嘻，吾言夸矣，公子其为我删之。”

中山松醪赋

始予宵济于衡漳，车徒涉而夜号。燧松明而识浅，散星宿于亭皋。郁风中之香雾，若诉予以不遭。岂千岁之妙质，而死斤斧于鸿毛。效区区之寸明，曾何异于整束蒿。烂文章之纠缠，惊节解而流膏。嗟构厦其已远，尚药石而可曹。收薄用于桑榆，制中山之松醪。救尔灰烬之中，免尔萤爝之劳。取通明于盘错，出肪泽于烹熬。与黍麦而皆熟，沸春声之嘈嘈。味甘余而小苦，叹幽姿之独高。知甘酸之易坏，笑凉州之蒲萄。似玉池之生肥，非内府之烝羔。酌以瘿藤之纹樽，荐以石蟹之霜螯。曾日饮之几何，觉天刑之可逃。投拄杖而起行，罢儿童之抑骚。望西山之咫尺，欲褰裳以游遨。跨超峰之奔鹿，接挂壁之飞猱。遂从此而入海，渺翻天之云涛。使夫嵇、阮之伦，与八仙之群豪。或骑麟而翳凤，争槥挈而瓢操。颠倒白纶巾，淋漓宫锦袍。追东坡而不可及，归铺啜其醪糟。漱松风于齿牙，犹足以赋《远游》而续《离骚》也。

沉香山子赋 子由生日作

古者以芸为香，以兰为芬。以郁鬯为裸，以脂萧为焚。以椒为涂，以蕙为薰。杜衡带屈，菖蒲荐文。麝多忌而本羶，苏合若香而实荤。嗟吾知之几何，为六入之所分。方根尘之起灭，常颠倒其天君。每求似于仿佛，或鼻劳而妄闻。独沉水为近正，可以配詹匭而并云。矧儋崖之异产，实超然而不群。既金坚而玉润，亦鹤骨而龙筋。惟膏液之内足，故把握而兼斤。顾占城之枯朽，宜爨釜而燎蚊。宛彼小山，嶮然可欣。如太华之倚天，象小孤之插云。往寿子之生朝，以写我之老勤。子方面壁以终日，岂亦归田而自耘。幸置此于几席，养幽芳于幌帡。无一往之发烈，有无穷之氤氲。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，亦所以食黎人之人芹也。

酒子赋并引

南方酿酒，未大熟，取其膏液，谓之酒子，率得十一。既熟，则反之醅中。而潮人王介石，泉人许珏，乃以是饷予。宁其醅之漓，以薪予一醉。此意岂可忘哉，乃为赋之。

米为母，麴其父。烝羔豚，出髓乳。怜二子，自节口。饷滑甘，辅衰朽。先生醉，二子舞。归淪其糟饮其友。先生既醉而醒，醒而歌之曰：吾观稚酒之初泫兮，若婴儿之未孩。及其溢流而走空兮，又若时女之方笄。割玉脾于蜂室兮，翫雏鹅之毡毳。味盎盎其春融兮，气凜冽而秋凄。自我蟠腹之爪罍兮，入我凹中之荷杯。噉朝霞于霜谷兮，濛夜稻于露畦。吾饮少而辄醉兮，与百榼其均齐。游物初而神凝兮，反实际而形开。顾无以酬二子之勤兮，出妙语为琼瑰。归怀璧且握珠兮，挟所有以傲厥妻。遂讽诵以忘食兮，殷空肠之转雷。

浊醪有妙理赋 神圣功用无捷于酒

酒勿嫌浊，人当取醇。失忧心于昨梦，信妙理之疑神。浑盎盎以无声，

始从味入；杳冥冥其似道，径得天真。伊人之生，以酒为命。常因既醉之适，方识此心之正。稻米无知，岂解穷理；麴蘖有毒，安能发性。乃知神物之自然，盖与天工而相并。得时行道，我则师齐相之饮醇；远害全身，我则学徐公之中圣。湛若秋露，穆如春风。疑宿云之解驳，漏朝日之嗽红。初体粟之失去，旋眼花之扫空。酷爱孟生，知其中之有趣；犹嫌白老，不颂德而言功。兀尔坐忘，浩然天纵。如如不动，而体无碍；了了常知，而心不用。坐中客满，惟忧百榼之空；身后名轻，但觉一杯之重。今夫明月之珠，不可以襦；夜光之璧，不可以铺。乌豢饱我而不我党，布帛燠我而不我娱。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，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。在醉常醒，孰是狂人之药；得意忘味，始知至道之腴。又何必一石亦醉，罔间州闾；五斗解醒，不问妻妾。结袜廷中，观廷尉之度量；脱靴殿上，夸谪仙之敏捷。阳醉遍地，常陋王式之褊；鸣歌仰天，每讥杨惲之狭。我欲眠而君且去，有客何嫌；人皆劝而我不闻，其谁敢接。殊不知人之齐圣，匪昏之如。古者晤语，必旅之於。独醒者汨罗之道也，屡舞者高阳之徒欤。恶蒋济而射木人，又何狷浅；杀王敦而取金印，亦自狂疏。故我内全其天，外寓于酒。浊者以饮吾仆，清者以酌吾友。吾方耕于渺莽之野，而汲于清冷之渊，以酿此醪，然后举注樽而属无口。

天庆观乳泉赋

阴阳之相化，天一为水。六者其壮，而一其稚也。夫物老死于坤，而萌芽于复。故水者，物之终始也。意水之在人也，如山川之蓄云，草木之含滋，漠然无形而为往来之气也。为气者水之生，而有形者其死也。死者咸而生者甘，甘者能往能来，而咸者一出而不复返，此阴阳之理也。吾何以知之？盖尝求之于身而得其说。凡水之在人者，为汗、为涕、为涕、为血、为洩、为泪、为矢、为涎、为沫，此数者，皆水之去人而外骛，然后肇形于有物，皆咸而不能返。故咸者九，而甘者一。一者何也？唯华池之真液，下涌于舌底，而上流于牙颊，甘而不坏。白而不浊，宜古之仙者，以是为金丹之祖，长生不死之药也。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间者，下则为江湖井泉，上则为雨露霜雪，皆同一味之甘，是以变化往来，有逝而无竭。故海洲之泉必甘，而海云之雨不咸者，如泾渭之不相乱，河济之不相涉也。若夫四海之水，与凡出盐之泉，皆天地之死气也。故能杀而不能生，能稿而不能使也，岂不然哉？吾谪居儋耳，卜筑城南，邻于司命之宫，百井皆咸，而醪醴潼乳独发于宫中，给吾饮食酒茗之用，盖沛然而无穷。吾尝中夜而起，挈瓶而东，有落月之相随，无一人而我同。汲者未动，夜气方归。锵琼佩之落谷，滢玉池之生肥。吾三咽而遄返，惧守神之诃讥。却五味以谢六尘，悟一真而失百非。信飞仙之有药，中无主而何依。渺松乔之安在，犹想像于庶几。

老饕赋

庖丁鼓刀，易牙烹熬。水欲新而釜欲洁，火恶陈江右久不改火、火色皆青而薪恶劳。九蒸暴而日燥，百上下而汤糜。尝项上之一脔，嚼霜前之两螯。烂樱珠之煎蜜，滃杏酪之蒸羔。蛤半熟而含酒，蟹微生而带糟。盖聚物之天美，以养吾之老饕。婉彼姬姜，颜如李桃。弹湘妃之玉瑟，鼓帝子之云璈。命仙人之萼绿华，舞古曲之郁轮袍。引南海之玻黎，酌凉州之蒲萄。愿先生

之耆寿，分余析于两髦。候红潮于玉颊，惊暖响于檀槽。忽累珠之妙唱，抽独茧之长缲。闵手倦而少休，疑吻燥而当膏。倒一缸之雪乳，列百拖之琼艘。各眼滟于秋水，咸骨醉于春醪。美人告去已而云散，先生方兀然而禅逃。响松风于蟹眼，浮雪花于兔毫。先生一笑而起，渺海阔而天高。

菜羹赋 并序

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，服食器用，称家之有无。水陆之味，贫不能致，煮蔓菁、芦菔、苦芥而食之。其法不用醯酱，而有自然之味。盖易而可常享。乃为之赋，辞曰：

嗟余生之褊迫，如脱兔其何因。殷诗肠之转雷，聊御饿而食陈。无刍豢以适口，荷邻蔬之见分。汲幽泉以揉濯，搏露叶与琼根。爨鉶錡以膏油，泫融液而流津。适汤濛如松风，投惨豆而谐匀。覆陶甄之穹崇，罢揽觞之烦勤。屏醯酱之厚味，却椒桂之芳辛。水初耗而釜泣，火增壮而力均。滂嘈杂而廉清，信净美而甘分。登盘盂而荐之，具匕筴而晨飧。助生肥于玉池，与五鼎其齐珍。鄙易牙之效技，超传说而策勋。沮彭尸之爽惑，调灶鬼之嫌嗅。嗟丘嫂其自隘，陋乐羊而匪人。先生心平而气和，故虽老而体胖。忘口腹之为累，以不杀而成仁。窃比予于谁欤？葛天氏之遗民。

飓风赋 并叙

《南越志》：熙安间多飓风。颶者，具四方之风也，常以五六月发。未至时，鸡大为之不鸣。又《岭表录》云：夏秋间有晕如虹者，谓之颶母，必有飘风。

仲秋之夕，客有叩门拍云物而告予曰，“海氛甚恶，非祲非祥。斫霓饮海而北指，赤云夹日而南翔。此颶之渐也，子盍备之？”语未卒，庭户肃然，槁叶蔽蔽。惊鸟疾呼，怖鲁辟易。忽野马之决骤，矫退飞之六鷁。袭土囊而暴怒，掠众窍之叱吸。予乃入室而坐，敛衽变色。客曰：“未也，此颶之先驱尔。”少焉，排户破牖，殒瓦擗屋。礲击巨石，揉拔乔木。势翻渤澥，响振坤轴。疑屏翳之赫怒，执阳侯而将戮。鼓千尺之清澜，翻百仞之陵谷。吞泥沙于一卷，落崩崖于再触。列万马而并骛，溃千车而争逐。虎豹訐骇，鲸鲵奔蹙。类巨鹿之战，殷声呼之动地；似昆阳之役，举百万于一覆。予亦为之股慄毛耸，索气侧足。夜拊榻而九徙，昼命龟而三卜。盖三日而后息也。父老来唁，酒浆罗列，劳来僮仆，惧定而说。理草木之既偃，辑轩檻之已折，补茅屋之罅漏，塞墙垣之罅缺。已而山林寂然，海波不兴，动者自止，鸣者自停。湛天宇之苍苍，流孤月之荧荧。忽悟且叹，莫知所营。呜呼，小大出于相形，忧喜因于相遇。昔之飘然者，若为巨耶？吹万不同，果足怖耶？蚁之缘也，吹则坠；蚋之集也，呵则举。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，而施之二虫则甚惧。鹏水击而三千，搏扶摇而九万。彼视吾之惴慄，亦尔汝之相莞。均大块之噫气，奚巨细之足辩？陋耳目之不广，为外物之所变。且夫万象起灭，众怪耀眩，求仿佛于过耳，视空中之飞电。则向之所谓可惧者，实那虚耶，惜吾知之晚也。

思子台赋 并叙

予先君宫师之友史君，讳经臣，字彦辅，眉山人。与其弟沆、子凝皆奇士，博学能文，慕李文饶之为，而举其议论，彦、辅举贤良，不中第。子凝以进士得官，止著作佐郎。皆早死，且无子，有文数百篇，皆亡之。予少时常见彦辅所作《思子台赋》，上援秦皇，下逮晋惠，反复哀切，有补于世。盖记其意，而亡其辞，乃命过作补亡之篇，庶几君子，犹得见斯人胸怀仿佛也。

客有自蜀游梁，傚关而东。览河华之形胜兮，访秦汉之遗宫。得岿然之颓基兮，并湖城之西埔。吊汉武之暴怒兮，悼戾园之悯凶。闻父老之哀叹兮，犹有归来望思之遗恫。吁大台之谗颊兮，实咀毒而衔锋。败赵国于俯仰兮，又将覆刘氏之宗。间汉武之多忌兮，谓左右之皆戎。杀阳石而未厌兮，又痊祸于宫中。忸君王之好杀兮，视人命犹昆虫。死者几何人兮，岂问骨肉与王公。惑狂傅之浅谋兮，不忍忿忿而杀充。上曾不鉴予之无聊兮，实有豕心。负此名而欲亡兮，天下其孰吾容。

苟遑不于泉鸠兮，冀稍久而自理。遣大患于仓猝兮，怀孤愤于永已。念君老而孰图兮，嗟肉食其多鄙。独三老与千秋兮，怀爱君之眷眷。犯雷霆之方怒兮，消积祸于一言。既沉冤之无告兮，戮谗人其已晚。幸曾孙之无恙乎，或慰夫九原。虽筑台其何救兮，固知己矣之不谏。魂茕茕乎其归来兮，曾庶几于复见也。昔秦之亡也，祸始于扶苏。眇斯高之嬴豕兮，视其君犹乳虎。曾纡息之未定兮，乃敢探其穴而啖其雏。在晋四世，有君不惠。孽妇晨雉，疆王定制。惟憨怀之遭离兮，实追踪于汉戾。顾孱后之何知兮，亦号呼于既逝。写余哀于江陵兮，发故臣之幽契。仍筑台以望思兮，盖援武以自例。

呜呼噫嘻！可吊而不可晒兮，亦各其子也。彼茂陵之雄杰兮，系九戎而鞭百蛮。笑尧禹而陋汤武兮，盖将与黄帝俱仙。及其失道于几微兮，狐鬼生于左臂。如婴儿之未孩兮，易耳目而不知。甘泉咫尺而不通兮，与式乾其何异，既上配于秦皇兮，又下比于晋惠。君子是以知狂圣之本同，而聪明之不可恃也。

览观古初，孰哲孰愚？皆知指笑乎前人，而莫知后之视予。方汉武之盛也，肯自比于骊山之朽骨，而况于金墉之独夫乎？自今观之，三后一律，皆以信谗而杀子，暱奸而败国。吾筑台以寄哀，信同名而齐实。彼昏庸者固之足告也，吾将以为明王之龟策。自建元以来，张汤、主父偃之流，与两丞相、三长史之徒，皆以无罪而夷灭，一言以就诛。曾无兴哀于既往，一洗其无辜，独于据也，悲歌慷慨，泣涕踟躇。呜呼哀哉！莫有以楚灵王之言告者曰：“人之爱其子也，亦如予乎。”天道好还，以德为符。惟孟德之鸩忍兮，亦嗜杀以为娱。彼杨公之爱修兮，岂减吾之苍舒。恨元化之不可作兮，然后知鼠辈之果无。同敌犒于晚岁兮，又何怨于老瞿。吾将以嗜杀为戒也，故于未而并书。

延和殿奏新乐赋 成德之老来奏新乐

皇帝踐祚之三载也，治道旁达，王功告成。御延和之高拱，奏元祐之新声。翕然便坐之前，初观击拊；允也德音之作，皆效和平。自昔钟律不调，工师失职。郑卫之声既盛，雅颂之音殆息。时有作者，仅存遗则。于魏则大乐令夔，在汉则河间王德。俾后世之有考，赖斯人之用力。时移事改，嗟制

作之各殊，昔是今非，知高下之孰得？爰有耆德，适丁盛时。以谓乐之作也，臣尝学之。顾近世之所用，校古人而失宜。矧下朴律，犹有太高之弊；瑗改照尺，不知同失于斯，是用稽《周官》之旧法，而均其分寸；验太府之见尺，而审其毫厘。铸器而成，庶几改数以正度；具书以献，孰谓体知而无师。时惟帝俞，眷兹元老。虽退身而安逸，未忘心于讨论。铿然钟磬之调适，灿然虞业之华好。聊即便安之所，奏黄钟而歌大成；行咏文明之章，荐英祖而享神考。尔乃停法部之役，而众工莫与；肄太常之业，而选臣必陪。天听聪明而下就，时风和协以徐回。歌曲既登，将叹贯珠之美；韶音可合，庶观仪凤之来。斯盖世格文明，俗跻仁寿。天地之和既应，金石之乐可奏。延英旁瞩，念故老之不来；讲武前临，消群慝之交构。然则律制既立，治功日新。号令皆发而中节，著甃无闻于夺伦。上以导和气于宫掖，下以胥悦豫于臣邻。以清浊任意而相讥，何忧工玉；谓宫商各谐而自遂，无愧音臣。呜呼，赵铎固中于宫商，周尺仍分于清浊。道欲详解，事资学博。傥非夔、旷之徒，孰能正一代之乐？

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明则知远能顺忠告

臣不难谏，君先自明。智既审乎情伪，言可竭其忠诚。虚己以求，览群心于止水；昌言而告，恃至信于平衡。君子道大而不回，言出而为则。事父能孝，故可以事君；谋身必忠，而况于谋国。然而言之虽易，听之实难，论者虽切，闻者多惑。苟非开怀用善，若转丸之易从，则投入以言，有按剑之莫测。国有大议，人方异词。佞者莫能自直，昧者有所不知。虽有智者，孰令听之？皎如日月之照临，罔有遁形之蔽；虽复药石之瞑眩，曾何苦口之疑。盖疑言不听，故确论必行；大功可成，故众患自远。上之人闻危言而不忌，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。岂微忠之能致，有至明而为本。是以伊尹丑有夏而归毫，大贤固择所从；百里愚于虞而智秦，一身非故相反。噫，言悦于目前者，不见跬步之外；论难于耳顺者，有以百年而兴。苟其聪明蔽于嗜好，智虑溺于爱惜，因其所喜而为善，虽有愿忠而孰能？心苟无邪，既坐瞻于百里；人思其效，将或锡之十朋，彼非谓之贤而欲违，知其忠而莫受。目有味则视白为黑，心有蔽则以薄为厚。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，智士知微而出走。仲尼不谏，惧将困于妇言。叔孙诡辞，畏不免于虎口。故明王审逊志之非道，知拂心之谓忠。不求耳目之便，每要社稷之功。有汉宣之贤，充国得尽破羌之计。有魏明之察，许允获伸选吏之公。大哉事君之难，非忠何报。虽曰伸于知己，而无自辱于善道。《诗》不云乎：哲人顺德之行，可以受话言之告。

快哉此风赋并引

时与吴彦律、舒尧文、郑彦能各赋两韵，子瞻作第一第五韵，占风字为韵，余皆不录。

贤者之乐，快哉此风。虽庶民之不共，眷佳客以攸同。穆如其来，既偃小人之德；颯然而至，岂独大王之雄。若夫鹖退宋都之上，云飞泗水之湄。寥寥南郊，怒号于万窍；颯颯东海，鼓舞于四维。固以陋晋人一映之小，笑玉川两腋之卑。野马相吹，搏羽毛于汗漫。应龙所处，作鳞甲以参差。

复改科赋

新天子兮，继体承乾。老相国兮，更张孰先？悯科场之积弊，复诗赋以求贤。探经义之渊源，是非纷若；考辞章之声律，去取昭然。原夫诗之作也，始于虞舜之朝；赋之兴也，本自两京之世。迤邐陈、齐之代，绵邈隋、唐之裔。故逆人徇路，为察治之本；历代用之，为取士之制。追古不易，高风未替。祖宗百年而用此，号曰得人；朝廷一旦而革之，不胜其弊。谓专门足以造圣域，谓变古足以为大儒。事吟哦者皆童子，为雕篆者非壮夫。殊不知采摭英华也，簇之如锦绣。较量轻重也，等之如锱铢。韵韵合璧，联联贯珠。稽诸古其来尚矣，考诸旧不亦宜乎？特令可畏之后生，心潜六义；仁见大成之君子，名振三都。莫不吟咏五字之章，铺陈八韵之旨。字应周天之日号，运而无积；苟合一岁之月兮，终而复始。过之者成疣赘之患，不及者貽缺折之毁。曲尽古人之意，乃全天下之美。遭逢日月，忻欢者诸子百家；抖擞历图，快活者九经三史。议夫赋局可已，义何足非。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，此声律切当也有所指归。巧拙由一字之可见，美恶混千人而莫违。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，定巢括者必在于枢机。所以不用孔门，惜杨雄之未达。其逢汉帝，嘉司马之知微。噫！昔元丰之新经未颁，临川之字说不作，止戈为武兮，曾试于京国。通天为王兮，必舒于禁箭。孰不能成始成终，谁不道或详或略。秋闱较艺，终期李广之双雕；紫殿唱名，果中称衡之一鹗。大凡法既久而必弊，士貽患而益深。谓罢于开封，则远方之隘者，空自韞玉。取诸太学，则不肖之富者，私于怀金。虽负凌云之志，未酬题柱之心。三舍既兴，贿赂公行于庠序。一年为限，孤寒半老于山林。自是愤愧者莫不顰眉，公正者为之切齿。思罢者而未免，欲改之而未止。羽翼成商山之父，讴歌归吾君之子。谏必行，言必听焉，此道飘飘而复起。

酒隐赋 并叙

凤山之阳，有逸人焉，以酒自晦。久之，士大夫知其名，谓之酒隐君，目其居曰酒隐堂，从而歌咏者不可胜纪。隐者患其名之著也，于是投迹仕途，即以混世，官于合肥郡之舒城。尝与游，因与作赋，归书其堂云。

世事悠悠，浮云聚沕。昔日浚壑，今为崇丘。眇厅事于一瞬，孰能兼忘而独游？爰有达人，泛观天地。不择山林，而能避世。引壶觞以自娱，期隐身于一醉。且曰封侯万里，赐璧一双。纵使秦帝，横令楚王。飞鸟已尽，弯弓不藏。至于血刃膏鼎，家夷族亡。与夫洗耳颍尾，食薇首阳。抱信秋溺，徇名立僵。臧谷之异，尚同归于亡羊。于是笑躐糟丘，捐精立粕。酣羲皇之真味，反大初之至乐。烹混沌以调羹，竭沧溟而反爵。邀同归而无徒，每踟躇而自酌。若乃池边倒载，瓮下高眠。背后持插，杖头挂钱。遇故人而腐肋，逢曲车而流涎。暂托物以排意，岂胸中而洞然。使其推虚破梦，则扰扰万绪起矣，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者耶？

通其变使民不倦赋 通物之变民用无倦

物不可久，势将自穷。欲民生而无倦，在世变以能通。器当极弊之时，

因而改作；众得日新之用，乐以移风。昔者世朴未分，民愚多屈，有大人卓尔以运智，使天下群然而胜物。凡可养生之具，莫不便安；然亦有时而穷，使之弗郁。下迄尧舜，上从轩羲。作网罟以绝禽兽之害，服牛马以纾手足之疲。田焉而尽百谷之利，市焉而交四方之宜。神农既没，而舟楫以济也；后圣有作，而弧矢以威之。至贵也，而衣裳之有法；至贱也，而臼杵之不遗。居穴告劳，易以屋庐之美；结绳既厌，改从书契之为。如地也，草木之有盛衰；如天也，日星之有晦见。皆利也，孰识其所以为利；皆变也，孰诘其所以制变？五材天生而并用，或革或因；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以歌以扑。岂不以俗狃其事，化难以神。疾从古之多弊，俾由吾而一新。观《易》之卦，则圣人之时可以见；观卦之象，则君子之动可以循。备物致功，盖适推移之用；乐生兴事，故无怠情之民。及夫古帝既遥，后王继踵。虽或不繇于圣作，而皆有适于民用。以瓦屋则无茅茨之敝漏，以骑战则无车徒之错综。更皮弃以圖法，周世所宜；易古篆以隶书，秦民咸共。乃知制器者皆出于先圣，泥古者盖生于俗儒。昔之然今或以否，昔之有今或以无。将何以鼓舞民志，周流化区？王莽之复井田，世滋以惑；房琯之用车战，众病其拘。是知作法何常，视民所便。苟新令之可复，虽旧章而必擅。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夫何懈倦！

三法求民情赋王用三法断民得中

民之枉直难其辩，王有刑罚从其公。用三法而下究，求與情而上通。司刺所专，精测浅深之量；人心易晓，断依狱讼之中。民也性失而习奸邪，讼兴而于狱狂。残而肌肤，不足使之畏；酷而宪令，不足制其乱。故先王致忠义以核其实，悉聪明以神其断。盖一成不可变，所以尽心于刑；此三法以求民情，孰有不平之叹？若夫老幼之类，蠢愚之人。或过失而冒罪，或遗忘而无论。或顽而不识，或冤而未伸。一踏禁网，利口不能肆其辩；一定刑辟，士师不得私其仁。孰究在弊，孰明伪真？刑有舍以尽公，与原其实；轻重中而制法，何滥于民。虽入钩金，未可谓之坚；虽入束矢，孰可然其直？召伯之明，犹恐不能以意察；皋陶之贤，犹恐不能以情得。必也有秋官之联，赞司寇之职。臣民以讯，谏国宪以何疑；宽恕其愆，断人中而无惑。然则圜土之内，听有狱正之良。棘木之下，议有九卿之详。五辞以原其诚伪，五声以观其否臧。尚由哀矜而不喜，悼痛以如伤。三宽然后制邦辟，三舍然后施刑章。盖念罚一非辜，则民情郁而多怨；法一滥举，则治道旧而不纲。故折狱致刑，本丰亨而御世；赦过宥罪，取解象以为王，得非君示天下公，法与天下共？当赦则赦，奸不吾惠；可杀则杀，恶非汝纵。议狱缓死，以《中孚》之意；明罚敕法，以《噬嗑》之用。彼吕侯作训，赦者止五刑之疑；而《王制》有言，本此听庶人之讼。噫，刑德济而阴阳合。生杀当而天地参。后世不此务，百姓无以堪。有苗之暴，以虐民者五；叔世之乱，以酷民者三。因嗟秦氏之峻刑，丧邦甚速；倪踵周家之故事，永世何惭。大哉！唐之兴三覆其刑，汉之起三章而法。皆除三代之酷暴，率定一时之检押。然其犹夷族之令而断趾之刑，故不及前王之浹洽。

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

事有六者，本归一焉。各以廉而为首，盖尚德以求全。官继条分，虽等

差而立制；吏功硅别，皆清慎以居先。器尔众才，由吾先圣。人各有能，我官其任。人各有德，我目其行。是故分为六事，悉本廉而作程；用后庶官，俾厉节而为政。善者善立事，能者能制宜。或靖恭不懈，或正直而不随。法则不失，辨别不疑。第其课兮，事区别矣；举其要兮，廉一贯之。蔽吏治之否臧，必旌美效；为民极之介洁，斯作丕基。所谓事者，各一人之攸能；所谓贤者，通众贤之咸暨。拟之网罟，先纲而后目；况之布帛，先经而后纬。于冢宰处八法之末，厥执既分；在西京同大孝之科，于斯为贵。乃知功废于贪，行成于廉。苟务渎货，都忘属厌。若是则善与能者为汗而为滥，恭且正者为谀而为 。法焉不能守节，辨焉不能明贤。故圣人恶彼败官，虽百能而莫赎；上兹洁行，在六计以相兼。此盖周公差次之，小宰分掌者。考课则以是黜陟，大比则以为用舍。彼六条四曰洁，晋法有所亏焉；四善二为清，唐制未之得也。曷曰独標兹道，分贯其余？始于善而迄辨，皆以廉而为初。念厥德之至贵，故他功之莫如。譬夫五事冠于周家，闻之诗雅；九畴统之皇极，载自箕书。噫，绩效皆烦，清名至美。故先责其立操，然后褒其善理。是以古者之治，必简而明，其术由此。

第二卷

记六十一首

清风阁记

文慧大师应符，居成都玉溪上，为阁曰清风，以书来求文为记。五返而益勤，余不能已，戏为浮屠语，以问之。曰：“符，而所谓身者，汝之所寄也。而所谓阁者，汝之所以寄所寄也。身与阁，汝不得有，而名乌乎施？名将无所施，而安用记乎？虽然，吾为汝放心遗形而强言之，汝亦放心遗形而强听之。木生于山，水流于渊，山与渊且不得有，而人以为己有，不亦惑欤？天地之相磨，虚空与有物之相推，而风于是焉生。执之而不可得也，逐之而不可及也，汝为居室而以名之，吾又为汝记之，不亦大惑欤？虽然，世之所谓己有而不惑者，其与是奚辨？若是而可以为有邪？则虽汝之有是风可也，虽为居室而以名之，吾又为汝记之可也，非惑也。风起于苍茫之间，访惶乎山泽，激越乎城郭道路，虚徐演漾，以泛汝之轩窗栏楯幔帷而不去也。汝隐几而观之，其亦有得乎？力生于所激，而不自为力，故不劳。形生于所遇，而不自为形，故不穷。尝试以是观之。”

喜雨亭记

亭以雨名，志喜也。古者有喜则以名物，示不忘也。周公得禾以名其书，汉武得鼎以名其年，叔孙胜狄以名其子。其喜之大小不齐，其示不忘一也。余至扶风之明年，始治官舍，为亭于堂之北，而凿池其南，引流种树，以为休息之所。是岁之春，雨麦于岐山之阳，其占为有年。既而弥月不雨，民方以为忧。越三月乙卯乃雨，甲子又雨，民以为未足，丁卯大雨三日乃止。官吏相与庆于庭，商贾相与歌于市，农夫相与抃于野。忧者以乐，病者以愈，而吾亭适成。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，而告之曰：“五日不雨可乎？”曰：“五日不雨则无麦。”“十日不雨可乎？”曰：“十日不雨则无禾。”无麦无禾，岁且荐饥。狱讼繁兴，而盗贼滋炽，则吾与二三子，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，其可得耶？今天不遗斯民，始旱而赐之以雨，使吾与二三子，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，皆雨之赐也。其又可忘耶？既以名亭，又从而歌之曰：使天而雨珠，寒者不得以为襦。使天而雨玉，饥者不得以为粟。一雨三日，系谁之力？民曰太守，太守不有。归之天子，天子曰不然。归之造物，造物不自以为功。归之太空，太空冥冥。不可得而名，吾以名吾亭。

凤鸣驿记

始余丙申岁举进士，过扶风，求舍于馆人，既入，不可居而出，次于逆旅。其后六年，为府从事。至数日，谒客于馆，视客之所居，与其凡所资用，如官府，如庙观，如数世官人之宅，四方之至者，如归其家，皆乐而忘去。将去，既驾，虽马亦顾其_阜而嘶。余召馆吏而问焉。吏曰：“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。自辛丑八月，而公始至，既至逾月而兴功，五十有五日而成。用夫三万六千，木以根计，竹以竿计，瓦、甃、坯、钉，各以枚计，_稍以石计者，

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，而民未始有知者。”余闻而心善之。

其明年，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。余以为有足书者，乃书曰：“古之君子，不择居而安，安则乐，乐则喜从事，使人而皆喜从事，则天下何足治欤。后之君子，常有所不屑，苟有所不屑则躁，否则情。躁则妄，情则废，既妄且废，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，常出于此，而不足怪。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，使无龃龉于世，则今且何为矣，而犹为此官哉。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。其治扶风也，视其阡陌者而安植之，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，非特传舍而已，事复有小于传舍者，公未尝不尽心也。尝食刍豢者，难于食菜；尝衣锦者，难于衣布；尝为其大者，不屑为其小，此天下之通患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所贵乎岂弟者，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，安而乐，乐而喜从事欤？夫修传舍，诚无足书者，以传舍之修，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，安而乐，乐而喜从事者，则是真足书也。

凌虚台记

国于南山之下，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。四方之山，莫高于终南。而都邑之丽山者，莫近于扶风。以至近求最高，其势必得。而大守之居，未尝知有山焉。虽非事之所以损益，而物理有不当然者，此凌虚之所为筑也。

方其未筑也，太守陈公，杖屦逍遥于其下，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，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，而见其髻也，曰：于是必有异。”使工凿其前为方池，以其土筑台，高出于屋之危而止。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，恍然不知台之高，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。公曰：“是宜名凌虚。”以告其从事苏轼，而求文以为记。轼复于公曰：“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昔者荒草野田，霜露之所蒙翳，狐虺之所窜伏，方是时，岂知有凌虚台耶？废兴成毁，相寻于无穷，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，皆不可知也。尝试与公登台而望，其东则秦穆之祈年、襄泉也，其南则汉武之长杨、五柞，而其北则隋之仁寿、唐之九成也。计其一时之盛，宏杰诡丽，坚固而不可动者，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！然而数世之后，欲求其仿佛，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，既已化为禾黍荆棘，丘墟陇亩矣，而况于此台欤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，而况于人事之得丧，忽往而忽来者欤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，则过矣。盖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。”既已言于公，退而为之记。

中和胜相院记

佛之道难成，言之使人悲酸愁苦。其始学之，皆入山林，践荆棘蛇虺，袒裸雪霜。或到割屠脸，播烧烹煮，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，无所不至。茹苦含辛，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。其不能此者，犹弃绝骨肉，衣麻布，食草木之实，昼日力作，以给薪水粪除，暮夜持膏火薰香，事其师如生。务苦瘠其身，自身口意莫不有禁，其略十，其详无数。终身念之，寝食见之，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。虽名为不耕而食，然其劳苦卑辱，则过于农工远矣。计其利害，非侥幸小民之所乐，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。意亦有听便欤？

寒耕暑耘，官又召而役作之，凡民之所患苦者，我皆免焉。吾师之所谓戒者，为愚夫未达者设也，若我何用是为。到其患，专取其利，不如是而已，又爱其名。治其荒唐之说，摄衣升坐，问答自若，谓之长老，吾尝究其语矣，

大抵务为不可知，设械以应敌，匿形以备败，窘则推堕混漾中，不可捕捉，如是而已矣。吾游四方，见辄反覆折困之，度其所从遁，而逆闭其塗。往往面颈发赤，然业已为是道，势不得以恶声相反，则笑曰：“是外道魔人也。”吾之于僧，慢侮不信如此。今宝月大师惟简，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，求吾文为记，岂不谬哉！

然吾昔者始游成都，见文雅大师惟度，器宇落落可爱，浑厚人也。能言唐末、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，因是与之游，甚熟。惟简则其同门友也。其为人，精敏过人，事佛齐众，谨严如官府。二僧皆吾之所爱，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，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。其奔走失国，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，既足以感慨太息，而画又皆精妙冠世，有足称者，故强为记之。

始居此者，京兆人，广寂大师希让，传六世至度与简。简姓苏氏，眉山人，吾远宗子也，今主是院，而度亡矣。

四菩萨阁记

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，燕居如斋，言笑有时。顾尝嗜画，弟子门人，无以悦之，则争致其所嗜，庶几一解其颜。故虽为布衣，而致画与公卿等。

长安有故藏经龕，唐明皇帝所建，其门四达，八版皆吴道子画，阳为菩萨，阴为天王，凡十有六躯。广明之乱，为贼所焚。有僧忘其名，于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，既重不可负，又迫于贼，恐不能皆全，遂窃其两版以受荷，西奔于岐，而寄死于乌牙之僧舍，版留于是百八十年矣。客有以钱十万得之，以示轼者，轼归其直，而取之，以献诸先君。先君之所嗜，百有余品，一旦以是四版为甲。

治平四年，先君没于京师。轼自汴入淮，泝于江，载是四版以归。既免丧，所尝与往来浮屠人惟简，诵其师之言，教轼为先君舍施必所甚爱，与所不忍舍者。轼用其说，思先君之所甚爱，轼之所不忍舍者，莫若是版，故遂以与之。且告之曰：“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，而焚于贼者也，而况于余乎！余视天下之蓄此者多矣，有能及三世者乎？其始求之若不及，既得，惟恐失之，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，鲜矣。余惟自度不能长守此也，是以与子。子将何以守之？”简曰：“吾以身守之。吾眼可霍，吾足可斲，吾画，不可夺。若是，足以守之欤？”轼曰：“未也。足以终子之世而已。”简曰：“吾又盟于佛，而以鬼守之。凡取是者，与凡以是予人者，其罪如律。若是，足以守之欤？”轼曰：“未也。世有无佛而蔑鬼者。”“然则何以守之？”曰：“轼之以是予子者，凡以为先君舍也。天下岂有无父之人欤，其谁忍取之。若其闻是而不悛，不惟一观而已，将必取之然后为快，则其人之贤愚，与广明之焚此者一也。全其子孙难矣，而况能久有此乎！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，取不取者存乎人。子勉之矣，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，又何知焉。”既以予简，简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，且画先君象其上。轼助钱二十之一。期以明年冬阁成。熙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。

墨君堂记

凡人相与号呼者，贵之则曰公，贤之则曰君，自其下则尔、汝之。虽公卿之贵，天下貌畏而心不服，则进而君、公，退而尔、汝者多矣。独王子猷

谓竹君，天下从而君之，无异辞。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，作堂以居君，而属余为文，以颂君德，则与可之于君，信厚矣。

与可之为人也，端静而文，明哲而忠，士之修洁博习，朝夕磨治洗濯，以求交于与可者，非一人也。而独厚君如此。君又疏简抗劲，无声色臭味，可以娱悦人之耳目鼻口，则与可之厚君也，其必有以贤君矣。世之能寒懊人者，其气焰亦未至若雪霜风雨之切于肌肤也，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。自植物而言之，四时之变亦大矣，而君独不顾。虽微与可。天下其孰不贤之。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，而知君之所以贤。雍容谈笑，挥洒奋迅，而尽君之德。稚壮枯老之容，披折偃仰之势。风雪凌厉以观其操，崖石革确以致其节。得志，遂茂而不骄；不得志，瘁瘠而不辱。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。与可之于君，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。余虽不足以知君，愿从与可求君之昆弟子孙族属朋友之象，而藏于吾室，以为君之别馆云。

净因院画记

余尝论画，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。至于山石竹木，水波烟云，虽无常形，而有常理。常形之失，人皆知之。常理之不当，虽晓画者有不知。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，必托于无常形者也。虽然，常形之失，止于所失，而不能病其全，若常理之不当，则举废之矣。以其形之无常，是因其理不可不谨也。世之工人，或能曲尽其形，而至于其理，非高人逸才不能辨。与可之于竹石、枯木，真可谓得其理者矣。如是而生，如是而死，如是而拳拳瘠蹙，如是而条达遂茂，根茎节叶，牙角脉缕，千变万化，未始相袭，而各当其处。合于天造，厌于人意。盖达士之所寓也欤。昔岁尝画两丛竹于净因之方丈，其后出守陵阳而西也，余与之偕别长老道臻师，又画两竹梢一枯木于其东斋。臻师方治四壁于法堂，而请于与可，与可既许之矣，故余并为记之。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，然后知余言之不妄。

墨妙亭记

熙宁四年十一月，高邮孙莘老自广德移守吴兴。其明年二月，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，逍遥堂之东，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。吴兴自东晋为善地，号为山水清远。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，寡求而不争。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。故凡守郡者，率以风流啸咏，投壶饮酒为事。自辜老之至，而岁适大水，上田皆不登，湖人大饥，将相率亡去。莘老大振凛劝分，躬自抚循劳来，出于至诚。富有余者，旨争出谷以佐官，所活至不可胜计。当是时，朝廷方更化立法，使者旁午，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，赴期会，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。而莘老益喜宾客，赋诗饮酒为乐，又以其余暇，罔罗遗逸，得前人赋咏数百篇，为《吴兴新集》，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，又皆集于此亭。是岁十二月，余以事至湖，周览叹息，而莘者求文为记。

或以谓余，凡有物必归于尽，而恃形以为固者，尤不可长，虽金石之坚，俄而变坏，至于功名文章，其传世垂后，犹为差久，今乃以此托于彼，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。此既昔人之惑，而辜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铜留之，推是意也。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。余以为知命者，必尽人事，然后理足而无憾。